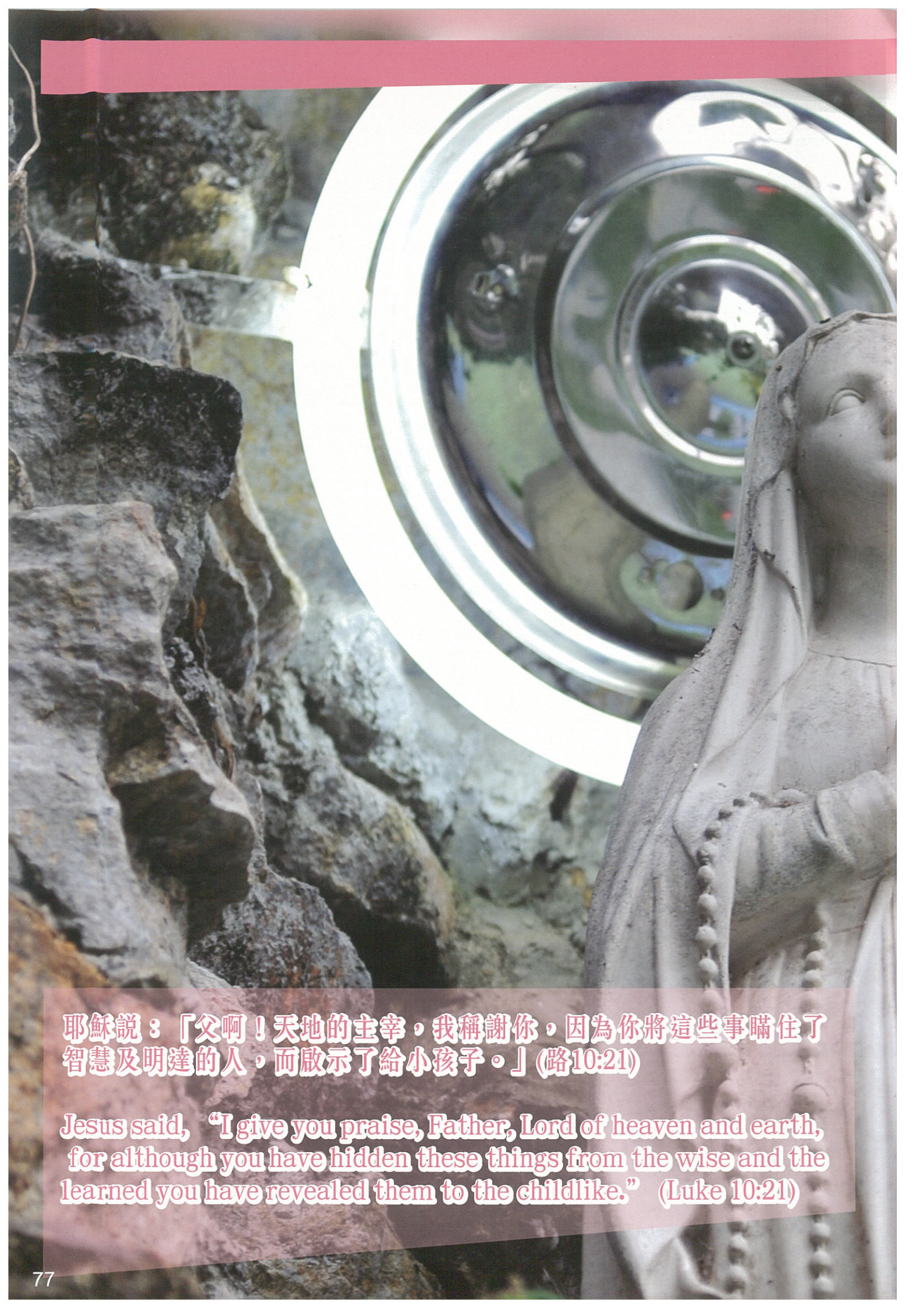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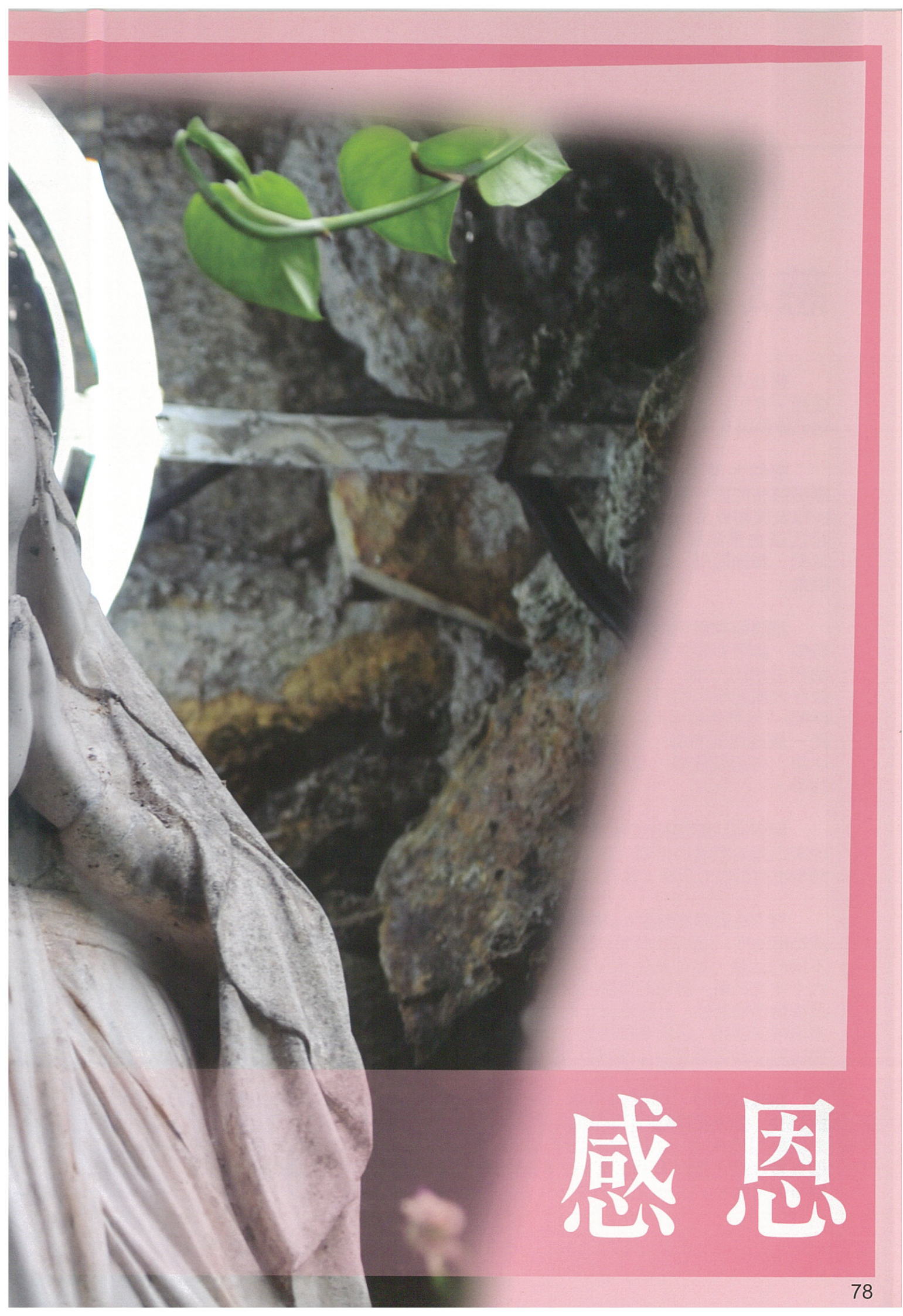




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人，而啟示了給小孩子。」(路10:21)

Jesus said, "I give you praise,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for although you have hidden these things from the wise and the learned you have revealed them to the childlike." (Luke 10:21)



感恩

慈幼基金會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一直秉承慈幼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協助學生成長。有見及此，慈幼校友將建立慈幼基金會，籌集得來的經費會用於學生身上，給予他們鼓勵與支持，讓他們行該行的路。

慈幼大家庭成員熱愛生命，期望能夠發揚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精神，為青少年獻出無私的愛。慈幼校友會主席葉建昌律師表示，慈幼基金會將註冊成慈善基金團體，向校友籌集資金，並供慈幼學校申請撥款，以配合教育發展：「會務由執行委員會負責，包括基金會發展、基金運用等。大部份的資金將投放至助學金、獎學金及其他教育活動，如補習班、交流團等。」學校期望校友能延續母校對他們的愛，並將愛帶給每一位師弟。

葉建昌律師與商界名人梁伯韜先生一直活躍於校友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回饋母校，讓更多學生得到愛。「在慈幼的日子是最愉快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神父們對我們付出的一切，他們並不是因為金錢，只是單純地想幫助社會，幫助孩子，我想，現在大概已沒可能再找到跟他們一樣神父了。」葉律師形容，他們從沒有上班與下班的時間：「他們大部份時間也在工作，或是關心學生的需要，從沒休止。」神父在課堂時，是一個嚴肅的老師，下課後卻與學生打成一片：「校內的大球場孕育著我們成長，每逢小息、午飯及放學，我們都會直衝去球場，跟老師與神父踢足球。」葉律師細味著童年往事。

問到何以積極創立慈幼基金會時，葉律師面帶微笑說：「一日慈幼人，終身慈幼仔。」他表示基於宗教的帶領，讓他們學會愛，更希望能夠將愛延續：「不少慈幼仔在社會不同領域也有出色的表現，我們就利用各自的專業回饋母校。」

今天在商界擁有驕人成績的梁伯韜，自言小時候家境清貧，後有幸入讀慈幼英文學校，成為慈幼仔：「最初接觸慈幼學校是由鮑思高神父為幫助孩子成立的『慶禮院』。院內設有不同的活動，給他們休憩與玩樂的地方，當時更會派發奶粉與麵包給予有需要的人。」六十年代初期，慶禮院貫徹著慈幼的精神，開放給不同階層的青少年，它透過不同的教育及福音傳播活動，針對青少年的需要，並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在青少年世界及社會中宣揚福音喜訊。正因為慶禮院，梁伯韜先生深深感受到慈幼的溫暖，之後入讀慈幼學校，體驗到慈幼會對青少年的照顧，更感謝慈幼學校給予機會，讓他好好發展潛能。

葉建昌律師、梁伯韜先生與一眾舊生攜手創立慈幼基金會，期望能夠幫助與支持有需要的學生，讓他們得到更多鼓勵。基金將會用作發展教育、培育青年成長，葉律師表示只要學生有需要，基金都會撥出款項：「所有籌集得來的基金都會投放在學生身上，例如獎學金、海外升學經費等，同時也會照顧退休的神父，感謝他們過往對學校與學生無私的付出。」

舊同學介紹

慈幼校友訪問——湯寶臣法官

湯寶臣法官，1973年畢業於慈幼中學，現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問：在慈幼中學的日子裡，你最深印象的是什麼？為什麼？

答：在慈幼中學裡，我有許多不同的經歷，最深印象的是學校提供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而我每星期便有四天放學後留在學校練習柔道和參加其他課外活動。

問：慈幼給你最大的支援和鼓勵是什麼？

答：同學會在小息及午飯期間與神父談話，神父給了學生很大的關懷，而且談話的內容不只是關乎學業，還有其他方面，如未來的理想等，神父都給予我們很多支持和鼓勵，畢生受用。

問：與老師及同學的關係是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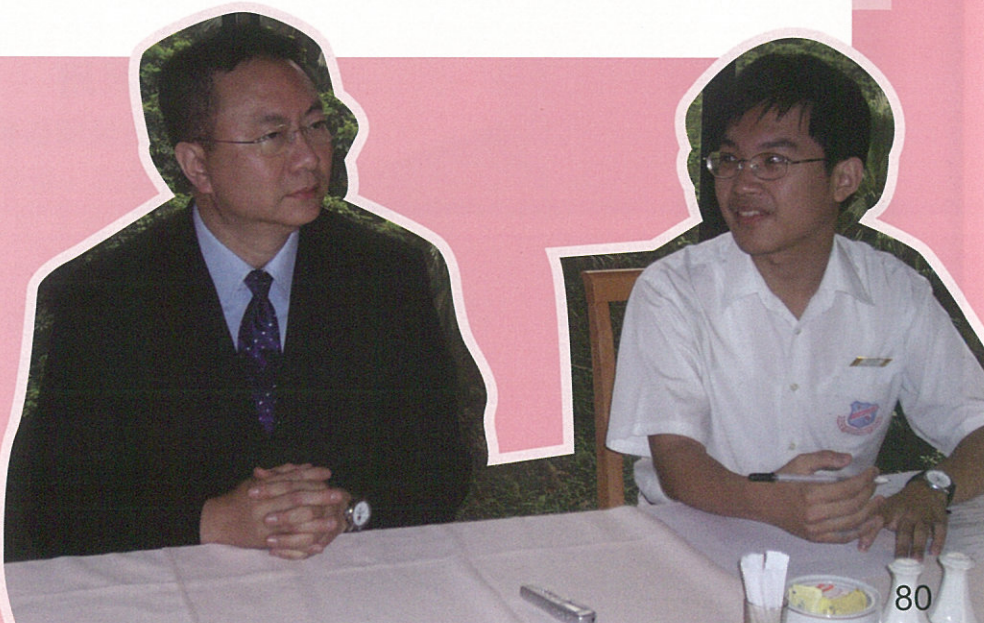
答：儘管同學之間會發生磨擦，但在慈幼大家庭裏，大家的關係像一家人，會互相扶持。希望現在的同學能珍惜這份友誼，並能夠把這份情誼一直持續下去。

問：在慈幼中學的成長階段中，有什麼技能或知識讓你畢生受用，並能夠在你的工作及人生中發揮出來？

答：首先，透過課外活動，我學懂如何與人融洽相處，對將來待人處事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從神長及老師身上學到誠信的重要。

問：有什麼寄語給師弟們呢？

答：第一，同學們要重視個人的品德，珍惜在學校裡純真快樂的生活。第二，希望同學對學校有歸屬感，而且樂意幫助低年級的同學。



舊同學會會長——葉建昌律師

不經不覺間已畢業了三十八年，而適逢今年為建校六十周年校慶，能在這特別的日子與各屆學兄及學弟們分享舊同學會的工作，實在是本人之榮幸。回顧舊同學會自一九五五年成立以來，經歷五十五個寒暑，隨著畢業人數的逐年增加及各屆畢業同學的支持與鼓勵，舊同學會的規模日益擴大，也秉承校訓「點燃火炬、照耀人群」的精神，不斷的回饋母校及社會。

舊同學會現在每年恆常的活動，全部均由現有的委員抽取工餘時間籌備及安排，每月舉行一次例會，以及不定期的特別會議、檢討和跟進會務工作，目前所舉辦的經常性活動如下：

1. 編印慈訊

- 慈訊是舊同學會的刊物，創刊於一九八六年，內容主要是報導學校近況及舊同學會的活動和發展。刊物每年出版四期，免費寄給各屆畢業同學。現時已增設網上版，方便身在外地的同學瀏覽。

2. 獎助學及課外活動基金

- 自一九九零年開始，舊同學會成立獎助學金，主要獎勵會考成績優異的同學，以及經濟上需要幫助的在校與大專就讀的師弟，而課外活動基金則為母校提供額外的經費資助予有需要的課外活動學會，以達致全面教育目的。

3. 回校日

- 每年一度的回校日多在一月底至二月初舉行，參加人數約六百人，而且逐年增加。當中以足球比賽最受歡迎。此外，舊同學會每年均準備豐富的自助午餐，招待各位回校同學，令大家有回家的感覺。

4. 補習班

- 過去舊同學會在暑假期間均會為在校同學舉辦補習班。近年，補習班所服務同學有所增加，已擴大至中四及中五級的同學，分別為「中四、中五級中英文研習班」以讓同學打好語文的基礎及「中五級理科拔尖計劃」以加強學生在公開試答題技巧的能力。今年更為在校傑出的運動員增辦課後補習班，



舊同學介紹

所有補習班的經費大部份由舊同學會資助，以祈提升同學的學業水平及成績。

為母校未來的發展，許多熱心的舊同學不遺餘力地協助學校，並密鑼緊鼓為母校成立「發展基金」，期望能夠幫助與支持有需要的學生，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鼓勵。基金未來所有籌集得來的資金將會投放在學生身上，例如獎學金、海外升學經費等，同時也會照顧退休的神父，感謝他們過往對學校與學生無私的付出。

在了解舊同學會的工作後，各位會否有興趣成為舊同學會委員，一同為在校的師弟和已畢業的同學服務？若閣下願意付出時間或捐款回饋母校，歡迎留下你的聯絡電話與我們。你的一份心意，會使在校的學弟受益不少。

舊同學會副會長——郭志德工程師

建校六十周年校慶的主題是「感恩和傳承」，我也從感恩和傳承這兩個角度來回應。

我們一群1970年畢業的同學在去年九月慶祝畢業四十周年，各同學一方面感激學校的神父老師多年的教誨，也互相分享和支持，激勵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點燃火炬、照耀人群」。

慈幼學校舊同學會在委員會的努力、舊同學的支持和校方的配合下，積極整固舊同學聯絡網、舉辦「回校日」、獎勵成績優異同學、扶助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學、資助學校的課外活動、資助小學部聘用額外師資、並贊助在校同學參與各項「拔尖保底」的課程。

今年一群舊同學更成立了一個發展基金，為母校同學、老師、神長及學校各方面的需要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支持。學校的未來發展可以更合適地開展。

最後，我勉勵各同學珍惜在校學習的機會，一方面充實自己的學問，也培養自己的品德和修養，及建立與同學的友誼，以便將來互相支持、貢獻社會。



慈幼校友訪問——李良銘老師

李良銘 (1973慈幼學校畢業) (現為母校教師，並擔任舊同學會副主席。)

記得自己在60年代考入慈幼小學三年級，然後一直讀到中七畢業，並順利考入大學主修生物學。大學畢業後在一間中學任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回到母校服務。對於能夠小時候在慈幼讀書及現在能在慈幼工作，自己感到是一種福氣，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種福氣。

約十一年的慈幼學生生涯中，母校令我培養到一個濃厚的讀書興趣及正確的做人態度，這點令我非常感謝母校給自己的一切，所以亦樂於為母校服務。回想在外校工作的時候，當同事知道我在慈幼畢業，都會異口同聲地說慈幼是一間好學校，每當聽到這些讚美的說話時，便感到成為慈幼仔是一種光榮。此外，在自己的一屆畢業的同學中，除了作為教師外，亦有法官、律師、醫生、經濟師及工程師等，可謂人才濟濟，所以希望在校的每位學弟能夠學懂惜福，珍惜學校給自己的一切，把握學習的黃金機會，加倍努力、用功讀書，在學業及品德上有所進步，令自己如校訓所言——「點燃火炬、照耀人群」，在社會上作出貢獻。



舊同學介紹

慈幼校友訪問——陳繁昌教授

陳繁昌教授，1968年畢業於慈幼中學，現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問：在慈幼學校裡，有甚麼事令你印象深刻呢？為甚麼？

答：其實我由小一開始進入慈幼這個大家庭，一直到中五。在學習方面，記得當年蕭培德老師任教數學，而梁華璉老師則任教中文科。他們都認真教學，對教學的執著，令我們獲益良多！這使我從小在學業上打下穩健的基礎，日後在學習的路途上更得心應手。其次，我記得當時的教務主任是一位神職人員，他十分嚴厲，非常著重我們的紀律。雖然當時也會抱怨他的嚴厲，但現在回想過來，其實他是很愛惜我們每一位同學，希望我們學懂自律精神。同時，因為慈幼是一所教會學校，有不少宗教活動供我們參加，每逢星期日我也會到學校參加「慶禮院」，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在活動方面，「慈幼仔」也著重課外活動，特別是運動項目。除了足球、籃球，還有乒乓球、桌球和足球機。記得每逢放學後，我們常相約神長及老師一起到足球場上踢球，師生的感情就是因為「足球」而有所增長，非常融洽。同時，更由於足球的緣故，同學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做甚麼事情也會共同進退，使我們學會了團體合作的精神。

其實，學習和課外活動應該要取得平衡，因為這兩方面也同樣重要，不能夠只偏重某一方面，這也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問：以前和現在的「慈幼仔」有何分別？

答：我覺得因為時代不同，社會風氣亦有所改變。科技越趨發達，亦令同學減少了運動的時間，因為他們多了另類的娛樂，例如「打機」等等。但是，正如之前所說，課外活動的角色其實也相當重要，因為課外活動可令我們學習領導才能和協作溝通等技巧，這些都令我畢生受用。

問：有甚麼說話寄語給師弟？

答：一定要珍惜在慈幼學校讀書的機會，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師弟們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應該對將來的社會存有希望。現在世界急促地發展，我們不應故步自封，相反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要對任何事情充滿好奇。不要只顧著前途，可以跟隨著自己的興趣，追求一直渴望的理想。



慈幼校友訪問——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先生，1977年畢業於慈幼中學，現為執業律師、立法會議員及大埔區區議會議員。

問：在慈幼中學的日子裡，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麼？為什麼？

答：第一，每逢小息足球場都會有很多中、小學生，因為中、小學小息的時間相同。記得在小二的時候，有一次我被足球狠狠擊中，至今仍記憶猶新。第二，有一年愛秩序灣發生了一場大火，很多漁船被燒毀。慈幼學校便把禮堂和運動場供給難民暫時居住，這令我感受到慈幼學校對社會的關懷。第三，是次火災發生後，我身為學校「社會服務團」的一份子，負責為難民分派棉襖，讓我首次接觸到真正的社會工作。

問：慈幼給你最大的支援和鼓勵是什麼？

答：首先，以前的體育科張樹堅老師在暑假後第一次上課，就著令同學跑二十個圈，當時感覺非常辛苦，但張老師的一句話卻令我有所頓悟：「如果這少少體力上的要求也捱不了，將來在社會做事更難有毅力應付困難！」記得慶祝建校二十五週年時，有一個由張老師統籌的「千人操」



舊同學介紹

環節，在練習時張老師都會親自帶領學生跑步，甚至比我們更辛苦。因此，當我每次遇到困難時就會想起張樹堅老師，張老師亦成為我現在恒常跑步以鍛鍊身體的推動啟蒙。此外，以前預科班數學科朱獎祥老師亦令我獲益良多。朱老師知道我數學成績一般，但喜歡做義工，就勸導我不要勉強，可以到社區做些社會工作，後來我便在小童群益會開展社區服務工作，正因為我深感慈幼師長的關懷，加上朱老師這番鼓勵說話，往後我便選擇了現在以服務市民為己任的發展路向。

問：與老師及同學的關係是怎樣？

答：神長及老師對人很好。其中我常常與陳興翼神父談天，無論開心與否我都會找陳神父談天，而陳神父亦樂意聆聽。麥神父亦是一位幽默風趣的神父，有一年他考獲電單車牌後，便常載同學回家，有一次我亦有幸成為麥觀鈐神父的座上客呢！麥神父真的很隨和，下課後會與同學們一起玩耍。最難忘的是在慈幼大家庭裏，神長和老師都很關心同學，就如父母、兄弟般，同學與神長、老師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因此，我對中學的歸屬感遠超過大學的時候。

問：在慈幼中學的成長階段中，有什麼技能或知識讓你畢生受用，並能夠在你的工作及人生中發揮出來？

答：記得當年參加中六班際戲劇比賽時，中文科白耀燦老師教曉我面向觀眾的技巧，令我日後在公眾場合面對群眾時更有自信。另一方面，我在學校裡亦學會做事要認真和用心的精神，白老師對我的教導使我一生受用！

問：有什麼寄語給師弟們呢？

答：第一，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認真和用心。決定後就要義無反顧，無論成功與否，只要全力以赴，無悔、無憾便可以。第二，要多注重人際關係，減少電腦玩耍，多參與團體活動。第三，要多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情，對社會有貢獻。

慈幼校友訪問—黃敦義先生

黃敦義先生，1969年畢業於慈幼中學，其後加入警隊服務，最後晉升為警務處助理處長（服務質素），四年前卸下警隊的職務，加入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現為建造業議會培訓總監。

問： 在慈幼中學的日子裡，你最深印象的是什麼？為什麼？

答： 我最深刻的是慈幼的神父和老師，他們很關心同學。除了用心教授課本的知識外，神父們還會在下課後，於操場上或走廊中，歡迎同學與他們聊天。這些事令我感受到慈幼的老師和同學都會彼此支持，互助互愛。我投身社會工作，直到今天也有三十年，但我始終都是本著慈幼神長們的精神，與同事友愛地相處，亦令我學懂要關心同事，協助他們，一起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問： 在慈幼中學的成長階段中，有什麼技能或知識讓你畢生受用，並能夠在你的工作及人生中發揮出來？

答： 在慈幼學校中，我學懂了兩樣事情。

第一，就是要有遠見，要訂立目標。在社會工作，不再像學校般有老師的照顧，一定要學習照顧自己。所以我們做事，要清楚自己的目標，然後就要按計劃執行。



舊同學介紹

第二，要有使命感。在慈幼當中，神長們非常照顧我，很願意聽我傾訴。不過，在社會工作，很多時候都得不到認同，如果在此時氣餒，你就一定不會成功。所以我們做事要有使命感，要做到最好，明白到做事不是為了取悅別人，而是對自己交代。因此，我們不能害怕失敗，而應該不斷嘗試。最後，你身邊的人就會欣賞你的貢獻。

問： 與慈幼的老師及同學的關係是怎樣？

答： 我與同學的關係當然很好，而當中亦有一些特別「老友」，特別「死黨」。記得上課曾發生不少趣事，例如偷偷傾偈、傳紙條，放學後又會一起打球，至於老師則會很樂意在課餘時間和我們一起聊天，了解我們，現在想起來也十分回味！

三個月前，我們那一屆的畢業同學有一個聚會，差不多全部同學都有出席，甚至當年任教我們的老師也有出現！我想，這反映了無論過了多久，大家都對慈幼的身份有一份深厚的認同感，亦顯示了同學的關係非常緊密呢！

問： 慈幼給你最大的支援和鼓勵是什麼？

答： 我想就是不怕做錯事。每當我們做錯事，雖然神長們都會責罵幾句，但終歸也會幫助我們改過遷善，我覺得這點很重要！透過與神長們的溝通，令我改善自己的不足，亦令我對慈幼增加了歸屬感。到現在投身社會工作，我一直都會把辦公室的大門打開，讓同事隨時都可以找我傾訴，我想這或多或少都跟慈幼中學的教誨有關。

問： 有什麼寄語給師弟們呢？

答： 我覺得慈幼仔很幸運！因為慈幼有一個優秀的傳統，就是相處友愛。我最近亦有機會回到母校，發現慈幼的設施非常齊備，老師亦和藹友善，所以慈幼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我希望慈幼仔能善用這個環境，用心學習。

慈幼校友——賴寶山教授

賴寶山教授，1984年畢業於慈幼中學，後於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院內外全科學士，同年加入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學系至今。賴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外科學系系主任及教授，並擔任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名譽部門主管及新界東聯網外科統籌專員，以及香港外科醫學院外務副主席。

師生情厚親如家人

談到慈幼中學生活難忘的點點滴滴，賴教授最深印象就是深厚的師生情誼。無論是老師還是神長，他們都和藹親切，沒有架子，待學生如兒子一樣關愛。課堂上諄諄教導之餘，下課後還跟學生一起踢足球，關係融洽要好。至於同學也親如手足，互相扶持。猶記得在應付公開考試期間，我們自發組織研習小組，取長補短，同學間竟能同舟共濟，而不是比拼爭勝，想起那段甘苦共度、共同為高考奮鬥的青葱歲月，賴教授依然印象難忘；如今已離校多年，同學雖各奔前程，但不變的仍是在慈幼孕育的那份深厚情誼。

懷念校園偌大的足球場

對於慈幼校園，賴教授最懷念的要算是那偌大的硬地足球場。賴教授雖然不是校隊隊員，卻常在上課前、下課後，乃至於短短的小息期間，到足球場「踢番幾腳」。「香港地少人多，不是每一間學校都設有足球場，看到其他學校的學生要在公眾的球場跟人家擠，而我們的球場就近在咫尺，真的感到很自豪！」賴教授說來仍沾沾自喜。

問題學生 老師不厭其煩

中學時代的賴教授是個「問題學生」，說的不是操行不良，而是指他愛每事問的性格。「我的學習模式是愛發問，每次發問，慈幼的老師都不厭其煩地聆聽我的問題，耐心地回應我的提問，甚至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解決我在學業上的疑難。」說到此，賴教授仍無限感激慈幼一班循循善誘的良師。

賴教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少年十五二十時，在信仰上也有過困惑的時間。這時幸好神長們在靈性上給予熱心的照顧，幫助賴教授度過困惑的時刻。

舊同學介紹

邏輯思維與人際技巧受用終身

慈幼是一所英文中學，具濃厚的天主教氣氛，透過跟外籍神父交談，賴教授自小已打好良好的英文基礎。除了語文能力，賴教授指出，慈幼學風不求強記硬背，著重理解和分析，是以能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對他升讀大學後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相信賴教授在醫學院名列前茅，慈幼師長應記一功！（案：賴教授為利澤銘博士外科紀念金章得主，同時又在外科和精神科取得班上首名）

課堂以外，賴教授熱衷參與課外活動，他是天主教同學會幹事委員。「學生時代年少氣盛，同學合作統籌活動時不免會發生齟齬，『和事佬』的角色通常由我來擔當。只要釐清大家的共同目標，調解不同的意見，自然就可以在和而不同的情況下發揮團隊精神，達成共同目標。」賴教授強調 Conflict resolution 的技巧十分重要，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團隊中擔任不同的角色，當確立了共同目標，紛爭就容易解決了。

早在慈幼中學時代，賴教授就開始學習這足以令他終身受用的技能，難怪他踏足社會後在各個團隊中的不同崗位都能作出貢獻。

寄語「慈幼仔」：身在福中應知福

賴教授認為身為「慈幼仔」應懷感恩心，因為慈幼中學是個充滿幸福的校園。慈幼的校舍雖不算很大，但基本設施都很齊備，難得的是有一班用心教學的老師，無私地獻身教學事業，他們著重的不光是灌輸課本上的知識，更著重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發展。作為「慈幼仔」，應該好好珍惜學校的生活。在校園裡，老師、神父常叮嚀、囑咐，年青人可能覺得很囉嗦，但到了社會，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受用，所以同學們身在福中應知福。

最後，賴教授重申慈幼學校的校訓：點燃火炬，照亮人群。各「慈幼仔」共勉之。



慈幼校友——郭炳江

點燃火炬・照耀人群

慈幼創校至今60年，數十年來作育英才，不僅傳授知識，還教導學生為人處世的道理。我雖然畢業多年，但「點燃火炬・照耀人群」這句校訓，直到今天，我仍銘記在心。

從小一直至會考，我都在慈幼讀書。十二年來承蒙師長們的教導，加上學校對同學的信任，鼓勵學習時融會貫通、獨立思考，讓我可以有一個自由的學習環境下讀書，為我的成長路開啟了正確的方向。還記得那時我最愛上中國歷史課，老師生動和有趣的教導，讓我學會從歷史中鑑古知今。所以畢業多年，至今仍十分感謝當年師友們在成長路上對我的幫助和指導，使我獲益良多。

慈幼是一所平民化的學校，當年校方除鼓勵同學努力讀書外，亦強調鍛鍊強健體魄的重要，而當時我最愛的活動就是踢足球。這種著重「德智體群」的校風，不僅孕育出重人情味和互相尊重的團隊精神，更培養同學們遠大的志向和正確的價值觀。今日有不少校友通過自身的努力，已成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為市民作出巨大的貢獻。

慈幼濃厚的人情味和對團隊精神的重視，亦深深影響著我。今日新鴻基地產，無論對同事或合作伙伴，都是互相尊重；而強大的團隊精神，讓同事們各司其職、各盡所長，更成為新地一直以來不斷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回想起來，這些特質和信念，都是在慈幼讀書時已植根在我腦海。

全球的發展愈趨緊密，加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同學們一定要在語文上多下工夫，尤其是學好兩文三語，將來自然更容易與世界接軌，有較好的發展空間。當然，更重要的是秉持慈幼的校訓：「點燃火炬・照耀人群」作世上的鹽和光，成為眾人的好榜樣。



舊同學介紹

慈幼校友——王茂松

3 People I met in Salesian：在慈幼遇見的三個人

在大學的迎新營時，每一次當我向身邊的朋友介紹自己的時候，他們都不禁奇怪的問道：「中七，不能是為高考全力奮鬥的一年嗎？為什麼你會『無端端的』走去慕道，成為教友？」

是真的，從領洗前的一年，我差不多每天都給別的同學早一個小時回到學校，跟梁定國神父（當時學校的宗教主任），讀經、祈禱、學道理，但是從不覺得辛苦。

是真的，我覺得一切都是天主巧妙的安排：我還記得神父們經常的說：「每一位慈幼仔都是聖母帶領他進來的。」回想我為什麼會領洗，可能是聖母讓我在慈幼短短的七年中，遇上他們三位：

吳同學：一位「選擇」站著吃飯的輔祭會的主席；後來才知道他是以克己的方式於四旬期內守齋

李燦窩書記：莫桂蘭師太嫡傳的洪拳宗師，慈幼國術組的導師。他的身教和對每一個青年人的關懷讓我明白「師父」這兩個字的使命與責任。

楊家漢老師：很多人都會說自己很少發脾氣和罵人，但是在我的記憶中，真的，他就像是一個「不懂得罵人的老師」，彷彿有用不完的耐性回答每一個學生的問題。

一個學生、一位書記、一位老師，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慈幼這個大家庭內的教友，以最卑微的方式，透過每天的言行，活出「點燃火炬、照耀人群」的精神，與其他學校內的成員一樣，讓慈幼不單是一個「教學生知識」的地方，而是一個「教學生做人」的園地。

這是天主、是聖母、是母校給我最大的恩典。

有些時候，我也會想：「如果我沒有進入慈幼，我，會是現在的我嗎？」



慈幼校友——郭炳燊先生

郭炳燊先生(1966)、寶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六十周年籌款委員會主席

成立慈幼學校發展基金回饋母校

不經不覺已在慈幼學校畢業了四十多年，適逢今年學校慶祝建校六十周年，許多熱心的舊同學不遺餘力地回饋學校，期望能秉承慈幼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幫助與支持有需要的學生，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鼓勵和照顧。

回想以往讀書時在學校生活的點滴，仍然歷歷在目，神長和老師的教誨終生受用。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神父對我們付出的一切，他們並不是因為金錢，只是單純地想幫助學生成長，而他們大部分時間也在工作，或是關心學生的需要，從沒休止。

為回報母校神長及師長們的教導，幾位熱心的校友發起成立「慈幼學校發展基金」，好讓學校未來能夠有充裕的資源不斷提升教學效能，使慈幼學校成為香港數一數二的學校。藉此良機，讓我以六十周年籌款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介紹基金會宗旨，基金會的目標包括以下的範疇：

- (一) 贊助神長的醫療費用；
- (二) 贊助學校學生的獎助學金；
- (三) 改善學校的教與學效能，例如贊助師生出外交流及為有需要之學生贊助補習費用；
- (四) 改善學校的教學環境，包括校內各項硬件及軟件更新的費用；
- (五) 贊助學校的福傳活動。

同時，基金會組織未來更會聯絡各地的舊同學，期望為學校開拓更多資源。為慶祝慈幼學校六十大壽的日子，慈幼學校發展基金亦將於今年正式成立，並註冊成為慈善基金團體。期望各屆的畢業同學和家長能夠慷慨解囊，支持我們這項公益，支持我們的母校慈幼學校，使她能成為本港頂尖的學府。

「一日慈幼人，終身慈幼仔。」現在不少慈幼學校的畢業生在社會不同的領域也有出色的表現，期望慈幼學校未來能夠培育更多社會的人才。在此祝願母校未來發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在了解舊同學會的工作後，各位會否有興趣成為舊同學會委員，一同為在校的師弟和已畢業的同學服務？若閣下願意付出時間或捐款回饋母校，歡迎留下你的聯絡電話與我們。你的一份心意，會使在校的學弟受益不少。



舊同學介紹

慈幼校友——陳志全先生

陳志全先生(1989)、著名電視及電台節目主持人

校訓的真諦

在慈幼唸了十一年書，得過最多的獎項是操行獎。我雖然弄不清楚操行獎的評分準則為何，也不知道學校怎樣決定一個同學的品行比同級其他同學更好，獲獎對一個學生來說，始終是一件開心事。不過，隨之而來的卻是更大的壓力和考驗。

當年的慈幼，是一所管教頗嚴的學校，缺點、小過、大過幾十條，令同學們動輒得咎，時常提心吊膽。能夠保持「清白之身」，由入學到畢業，一個缺點也未記過的同學，寥寥無幾。有幸得此殊榮，也不知是禍是福，因為在一些同學眼中，無罪也是一種「罪名」。

記得有一年，我贏了天才表演季軍，班主任召了我到教員室訓話。她說有同學投訴我，控罪竟然是——驕傲。讀書時的我，表演慾已非常旺盛，但凡歌唱比賽、朗誦比賽，天才表演都會參加，可能同學覺得我愛出風頭，幫我改了個花名叫『謙虛』，當時我還不知他們在說反話。

驕傲這罪名，令我的學校生活不太如意。對一個學生來說，不受同學歡迎，比考試不合格，或被記缺點，更加難受。但一個驕傲的人，不容易承認自己的錯。鄧小平說：「『驕傲』兩個字我有點懷疑。凡是有點幹勁的，有點能力的，他總是相信自己。越有主見的人，越有自信。這個並不壞。」一個成功的人，總有點傲氣。「勝不驕，敗不餒」說易行難，不驕比不餒更難。

每個人都應該傾盡全力，發熱發亮，成為「最好的自己」。但只懂自己發光發熱的人，容易惹人討厭，因為光會刺眼、熱會燙手。當年我可能就是疏忽了這重點。要做得更好，說難也不是太難，只欠一個心法。這個簡單的做人道理，原來一早已寫在我們的校訓之上。

「點燃火炬，照耀人群。」當我們努力發出光芒的時候，必須抱著照亮別人的想法，這才能受人喜愛。

點燃火炬，是要在黑夜之中，照耀別人，不是炫耀自己。如果我能早點掌握此道理，不單能少走冤枉路，也能造就身邊更多人。

「點燃火炬，照耀人群。」相信每個「慈幼仔」也會記得這兩句校訓。

離開了母校慈幼二十年，我終於領悟校訓的真諦！

慢必 [陳志全 89 中五]



慈幼校友——梁振煒先生

梁振煒先生畢業於一九六二年，前規劃署助理署長。梁先生名列前茅，是同學們的模範，以時懷傳承感恩的心，分享他於母校的時光。

梁先生回憶兩件難忘的往事。其一是：他從小學期間已是一位寄宿生，他喜愛足球，在一次運動中跌斷了手骨，使他不能自行沐浴，當時他只有十一歲，雖然他的母親可每天到校幫他洗澡，但是當時的院長余佩麒神父卻親自細心地照顧他沐浴並安排學期口試以代替筆試，當年可獲升班。其二是：就讀英中一期間，他的航海業父親於印尼遇難身亡，家庭失卻了經濟支柱，陷於困難境地，當時學費昂貴，幸得母校豁免宿費，直至英中五畢業為止。

他覺得慈幼精神，作育英才及對弱小特別照顧，確是如慈幼學校校名名副其實的慈幼。慈幼大家庭給予良好訓練，同心同意教育下一代，舊生友情，幫助精神，都是非常讚賞的。

梁先生記憶英中五畢業後，就讀預科及大學期間都以補習幫補家計。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後往澳洲深造城市規劃。當時香港只有一所大學，入學競爭劇烈，幸得英文科老師高谷林神父於英中五期間給予良好教導，大大提高了我的英文程度。而中文科老師如鍾夢甦老師、鄧羽林老師亦是出色的中文科老師。值得一提，還有林雅覺老師，他教導中英文翻譯的造詣甚為同學們愛戴。

梁先生勉勵學弟努力讀書，孝敬父母，尊敬師長，關懷社會，克服困難。香港是個國際社會，讀書要注重兩文三語，中文、英文及學習普通話，於社會工作時，尤需溝通技能、德育及公民訓練，除了學習學科外，更應參加多種活動，吸收經驗，裝備自己而應用於社會。

梁振煒先生
62年畢業舊同學

一段時間沒回到母校，知道母校蓬勃發展，內心欣慰，敬悉母校今年慶祝建校六十周年，衷心感激母校一直以來的栽培，用兩句說話祝願母校日新又新，聊表謝意，我願慈幼能繼往開來，作育英才，惠澤社群，在往後的日子，慈幼加油，力爭上游！

梁振煒
1962屆中五 前規劃署助理署長



舊同學介紹

慈幼校友——譚德光先生

畢業於一九六二年的舊同學、現任舊同學會委員、研習班導師、前入境處訓練學校校長譚德光MBE誠摯地分享他於母校童年時的回憶。

十年慈幼教導，使他時常懷著感恩的心。以慈幼大家庭、互相幫助、明辨是非、犧牲小我的精神，他覺得這一切在他生活及工作中可給予他莫大的幫助。

寄宿的生活是一個難忘的經驗。從中他可學習到自律、合作、團隊精神和善用時間，更能體驗到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的教導。

譚先生認為慈幼學校確是青年訓練場，更能給予同學們敦品力學。他敬佩老師們的使命感、積極教導態度，最重要的，更能啟發同學們學習、培養責任感。德育的薰陶，如四維八德，使他時常牢記和遵守。神長們的關懷和愛護心、幽默感和盡責心，是他學習的榜樣。他認為這一切有賴母校良好的傳統文化、學習環境與及學習氣氛。他喜愛足球，但他更熱愛游泳，因當時同班的幾位同學有機會代表母校參加校際比賽，致使激發他的興趣，因而學習。他還是母校口琴隊成員之一。他認為課餘的消遣是他積極參與和協助慶禮院及瞻禮活動，因而學習到組織活動和人際方面的知識。他認為能接受慈幼教育並得到均衡的成長是主賜的恩寵。他時常懷著傳承感恩的心，與學弟分享他的經驗。

譚德光先生MBE
62年畢業舊同學、現任舊同學會委員



本人寄語各位學弟要鍛鍊健康體魄，培養興趣及積極的學習態度，透過體驗去鑽研和學習，視每一天為一新挑戰，嘗試參與各種活動，增加自己學習機會，而準備未來。

本人祝賀慈幼學校六十周年誌慶：載譽無疆。

譚德光先生MBE
現任舊同學會委員

Old Boy—Lee Hung Bun, Victor

Searching Our Own “Alere Flammam”

13 years is a long time and I spent 13 years of my life in Salesian School.

In 1980, when most families in Hong Kong were still watching black and white TVs, I entered Salesian School as a Primary 1 student. My parents always told me that I should put my best effort in studies as it was for my own good. They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finish secondary school as their families could not afford it. My father was a clerk during the day and a taxi driver for night shift. My mother was a tailor while looking after three naughty kids full day. In 1993, when a basic desktop PC of “80486” cost HKD 30,000, I graduated as a Form 7 student and got the scholarship from Dr Lee Shau Kee of Henderson Land to study in Oxford University in England. During 1980-1993,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went through some remarkable changes and my identity remained the same during the period – a Salesian student.

The most remarkable incidents in my memory at school have to be the public exam result announcements of HKCEE and HKAL. What made me proud of is NOT my personal result in these exams but the top results that ALL students in school achieved together. In 1991, the “class” of our Form 5 students achieved a total of 106 distinctions in HKCEE together. And in 1993, my 30 classmates in “7M” (headed by the most popular teacher of all time, Mr Paul Liu) achieved a record of 27 distinctions together in HKAL. To me, these were hard-earned results of “team work” as we motivated each other to strive in these public exams. We studied together quite often from 8am till 10pm everyday in the public study room in Quarry Bay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I was very lucky to be one member of the study group.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our teachers was also critical to our exam preparations.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s when Mr C.K. Liu and Ms S. M. Lee first joined this school in 1990 (many apologies for hinting their ages) as my Chemistry and Biology teachers in Form 5. You can imagine what a big challenge they were facing to prepare us for HKCEE exam with only 8 months’ time. They gave us very detailed “home-made” study notes using “typewriters” (something you can only find in museum these days). They went through the marking schemes of exam past papers with us and they share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aking those public exam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 could deeply feel their



舊同學介紹

“fire” inside in all their preparations. They, and other teachers, shared the importance of HKCEE to us and they wanted us to do well. And in the end, we did not disappoint them. At that time, Salesian School might not be viewed as the best school in Hong Kong, but we kept our “fire” inside. We never look down upon ourselves and we “made” our school competitive versus any other top schools in Hong Kong. In the end, we made our school proud. We made our teachers proud and we made our parents proud.

Academic result, of course, is not everything in my 13 years of school life. I played piano and I joined the school’s music competitions for many years. I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lubs, headed by Mr C.C. Chu and Mr Y. S. Chan, who brightened our interests in maths and science beyond textbooks. As I write, I can think about man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ur students made beyond academics during my time, say the First Prize in HK School Quiz Competition, top results in Maths Olympic and consistent top results in Grade A of Inter-School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Every time when our students made an achievement in these inter-school events, all students in our school felt the excitement.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wards Father Joseph So and Mr Wong Wang Hong. After I got my HKAL result during the summer of 1993, I saw in the newspaper about the Dr Lee Shau Kee Scholarship tenable at Oxford University. I knew my chance to get that scholarship was very slim, give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all the top students in Hong Kong. However, when I approached Father So and Mr Wong for a school reference letter for the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they gave me their whole-hearted support, and I was touched. In the end, I got the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Oxford, I graduated with a Top First Honours, and I did not disappoint them.

Upon my graduation in 1997, I joined an investment bank and I have worked with the same firm for 13 years as a fund manager, managing money for my clients, including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ional clients and retails. I was very blessed to have good education in school as well as the scholarship opportunity to study overseas. I know I owe the duty to share my blessing with others in need. Today, I have contributed in building four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 Anhui,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I have been sponsoring the living expenses of many po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emote areas of China, as well as building some water cellars for families to solve their urgent needs for clean water. All these charity works are something I have to do, simply not a choice.

In our school logo, you can find our school motto (in Latin) – “Alere Flammam”. It means “to feed the flame”. My fellow students in Salesian School, may I challenge you with one question – Where is your own flame? When you wear your school uniform every day with the word “Alere Flammam” so close to your heart, please search for your flame inside. Set your goal, motivate each other and make the achievement by utilising your full potential. And like what all the Salesian boys did in the past, make your school proud, make your teachers proud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慈幼校友——何炘基教授

畢業於一九七零年英中五舊同學何炘基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學講座教授及首任學務副校長，回憶六十年代純真的校園生活，視毅力與承擔、培養品格極為重要。

何教授緬懷六十年代的生活節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只靠當時認為中等奢侈品的電話，學習工具如計數機亦是奢華用品，唯有機械化的計算尺，生活與學習全靠自己探索。當時學習壓力不大，由英中四下學期開始全神專注英中五會考，母校環境培育了專心學習、勤力讀書、操場及聖母岩前的石級是同學們聚集和溝通的基地，各種球類對他來說是門外漢，當時的娛樂是從山邊捉來玩耍打鬥的有機機械獸“金絲貓”，和現時同學們玩耍的機械怪獸沒有多大分別，校園生活是無憂慮的，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是由於反覆無常的政治環境，如果學校附近有土製菠蘿“炸彈”便毋須上課，這顯露著孩童的純真。

當時的神長有鬆緊的，開放的如愛爾蘭籍高谷林神父，嚴厲的如教務主任鮑林神父。高神父態度嚴謹和有一套有效的教授英語方法，他以鼓勵而取代懲罰，說明扼要及重述錯處，使犯錯的同學尷尬，這鬆緊的教學，對年輕人是好的。大學生活是嚴肅和開放兩面的，學生要面對不同形式。慈幼嚴謹的教學培養了同學們面對不同環境。當時慈幼實在是名校，何教授認為慈幼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態度與及對語言尤其是英文的重要性，給予他頗大改變。他從慈幼獲得學習英文方法，當時慈幼的英語水平一般是良好的。

師生友情是頗深的。英中三時的吳文業老師是剛從台灣畢業回來，以現代化教育方法教授化學，使同學們容易學習，因年齡相近大概五至七年之差，故此極為投契。一年亦有數次聚會，而每年也感謝吳老師的水仙花。母校老師的理念和教導方法促使同學受惠。何教授稱他是英文受益者，是因為高神父的有效教學法和對學生的關懷。除此以外還有高神父的教學精神與及教育做人、做事、方法和承擔，再且，校長馬耀漢神父培養了教學和教育的相互關係。學校的人物例如校長是誰，同學們可能忘記，但是同學們的歸屬感卻來自記得的老師。何教授認為個人處世和老師執著是重要的。玩耍既然需要，但不應放棄機會，尤其是爭取機會學習。回憶當年往美國留學七年，全靠自動自覺去找尋資料和同學們的互傳消息，最初只付了第一期學費和僅有數百元美金，面對不同環境和文化，更需主動尋找機會、放膽嘗試。今天環境是安穩的，而六十年代是不安穩時代。

舊同學介紹

何教授寄語學弟無論讀書或做事，應努力去做，雖然不好，亦應盡力，他舉例說，當年如果讀不好生物，他便不能轉讀經濟。英語是重要的，做事要執著而要把握機會。學習方法有如漩渦理論，於低潮時要堅持捱得過和花時間去認識。讀不好亦不應放棄，而是可返轉頭的，亦應培養毅力和面對環境，尤其是應付壓力環境、分析環境、和承擔責任。分享學習亦為重要，若不互相幫助，團體便會滅亡。學生亦應擴闊視野，尋求進步，應付多個浪潮。自我檢討自己能力、毅力與承擔，開啟一扇門而進入下一扇門。猶記得梁華璉老師是一位中文及中史科十分了得的老師，尤如現代的補習天王，準確目標使同學們易於學習。可見分享學習和應付壓力是需要的。

何教授勉勵學弟應關心現代世界，重視核心能力和留意世界發展，發展個人能力例如技能及科技、重視語言，尤其是中英雙語，因而便利學習及訓練。更重要的是培養品格和鍛鍊毅力與承擔。技能有如洪拳，而品格有如太極。

何忻基教授

70年畢業舊同學



慈幼校友——范耀鈞教授太平紳士BBS JP

舊同學范耀鈞教授太平紳士BBS JP於一九六二年英中五畢業，前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現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總幹事，分享他於母校時的體驗及期望。

范教授回憶當年居住灣仔，不知什麼原因，竟往筲箕灣就讀慈幼學校，結果由英小六至英中五畢業，他緬懷學校環境的薰陶，神長老師用心用力的栽培和忘我精神的氣氛。他感謝兩位神長，因他們對他的薰陶頗大。吳新杰神父雖然是嚴厲，但卻是仁慈的，待人接物與及做人方式的引導給予他莫大啟蒙。另外一位奉獻心很強的恩師是當年調往香港仔工業學校接任校長的華人神長。使他鞏固英文基礎的功勞有賴英中五班主任英籍教師高谷林神父。教數學的周志瑞老師數學根柢極佳，范教授讀大學時纔領悟到周老師的邏輯思考教導。一般而言，整體老師的教導，都獲良好的評語，這與管理制度有關。

於英中三期間，在灣仔的住所受祝融浩劫，以致財物盡失，陷入困境，幸得母校即時募捐而得以紓緩，母校的心意使他深銘感恩。憑著氣氛和環境的接觸，他更能體驗慈幼精神：同學緊密的聯繫，同學間彼此珍惜教育機會，敬佩老師；校園環境、操場、聖母岩、修院等。

六十周年校慶是一新里程碑，范教授勉勵學弟應沿前人之路向上走，現校長一職由女士擔任，打破已往性別的界限，是一新現象及進步的表現。現時教育改變頗有無所適從的感覺，畢竟是趨向國際化，對國家及民族承擔。范教授認為現代同學向老師開玩笑，挑戰老師思維，是一健康現象，因為現代是一競爭大的世界，需要獨立思維、觀察力、互聯網學習、基本知識和技能與及健康性挑戰。除此以外，應無忘根，如對國家、香港及社會的承擔，並接受國際化風氣。

范耀鈞教授太平紳士BBS JP
62年畢業舊同學



舊同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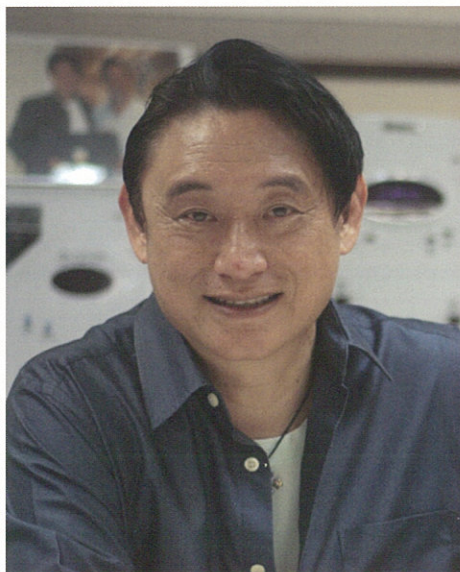
Old Boy—Mr. Lam Man Kit

PRISONER AT SALESIAN

"Probably because I was too naughty, my parents also made me a boarder. Salesian priests and brothers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superb educational and humanitarian skills. Our school rules were very strict. For instance, boarders could only go home over summer, Christmas and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and visitations were restricted to 2 hours every Sunday. However, our teachers were generally very good and caring. I learned a lot that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my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In addition to schoolwork, we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ra- and inter-school sports and musical activities. I was in the school table-tennis and soccer teams, as well as the school choir which travelled extensively to perform at other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I was also "forced" or "coerced" into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guitar, harmonica, etc. They turned out to be hobbies that I still enjoy today. We also went hiking and biking every week all over Hong Kong. I had nothing but good memories of my Salesian days. I am therefore most grateful to my parents for their wisdom and foresight to make me a "prisoner" at Salesian School during my formative years."

Dominic Man-kit Lam



慈幼校友——鄧羽林先生

現任大道企業主席、香港崇正總會名譽會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鄧羽林先生於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九年執教慈幼學校。鄧老師分享他的教育理念、慈幼特色及他的教書理想。

鄧羽林老師相識多位慈幼會神父，例如從上海來港能操十三國家語言及四至五種中國方言的嚴神父、畢禮賢神父、施彌德神父、余佩麒神父等，他於一九五一年香港仔神學院教導林士立神父中文及古文。後執教香港仔工業學校一年，並獲畢神父極力推薦轉到慈幼學校。

一九四九年於廣州中山大學政治系畢業後，適值共產黨執政，因立場和政治理想不同，所以放棄經商而從事執教。後由廣州移居香港，為了文化傳承而保存傳統價值不致因時局改變、教育制度改變而文化消失及被破壞、亦為了當時香港被視為文化沙漠，故以作育英才為有意義的事業。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前身其中的一所書院即新亞書院，是由錢穆教授及一群學者如唐君毅教授惟恐文化沉淪而懷著使命感於桂林街開辦的。

神長和老師們對於教育事業有頗大貢獻。院長余佩麒神父的奉獻心和幹勁極令人敬佩，他致力提升慈幼聲譽及不斷擴展校舍工程，透過他與社會人士及政府的密切關係和他們的支持和募捐，他完成了於一九六零年落成的第二座校舍。根據香港仔工業學校的荷蘭籍貴族羅志賢神父顯示，羅神父本人加入慈幼會是因為它是一個教規嚴格和有規律的修會，並且擅長辦教育，而當時慈幼會與政府及英軍因宗教連繫而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眾人熟悉的馬耀漢神父亦是由慈幼會修院訓練的。

體育是慈幼的特色，小學足球隊是一支出色的球隊，多年校際聯賽連奪冠軍，從未失球，經常見報，其他名校只獲亞軍。透過體育主任金子章老師邀請到當時足球名將張子岱先生、張子惠先生的父親張金海先生擔任足球教練。從全港學生中，陳炎樂同學被選為足球大使並獲派往英國接受足球訓練。游泳運動亦是慈幼強項，歷年奪取多種獎項。副校長施彌德神父與警校有密切關係，所推薦的同學多獲接納錄用，出色的警官如程國灝同學，是前副警務處長。傑出校友有教育界的前香港大學副校長程介明教授、前浸會大學副校長范耀鈞教授、前中文大學研究院院長林文傑教授、現任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及商界成功商人羅建南先生。

慈幼極為注重品德教育，老師中文造詣極高，師資甚為出色，當時有來自資深教育界、政界的老師，教授化學的留學法國博士盧德老師是前商群大學學院校長，而教授數學的周志瑞老師出自清華大學。

舊同學介紹

鄧老師認為當年時代的教育能培養出如崔琦教授般的諾貝爾獎得獎者，是有賴他的老師鍾偉光先生。鄧老師認同當時從大陸來港的文化界、教育界、知識份子，是以中國文化傳承、使命感，盡心盡力去教導學生，使學生除了在學術上得到益處，也著重培養他們的人格修養。他舉例說，丘成桐教授的成就是由大陸來港的學者所感染的，丘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他的數學成就可與諾貝爾獎得獎學者看齊，有一次他於中文大學演講時，其中一個條件是需要他的啟蒙老師鍾偉光先生出席聆聽他的演說，他的數學基礎是由中學時鍾老師所啟發的，鍾老師當時是培正中學的一位出色數學老師。當時香港的學術風氣與現時的不同，文化教育有很大改變，而不是今天的形式改變。在某程度上，當年的教育可說是成功的。鄧老師認為當時學術範圍、教材是膚淺的，而帶有殖民地教育，不會培育國家文化思想，鄧老師卻以引述中國歷史光榮傳統去激勵學生學習。

慈幼學校、學生是出色的。鄧老師回憶一九五零年代慈幼卓越的時代，在取錄新生的情況中，當每次宣佈招生，招生當日都有上千投考者由校門馬路沿半山排隊報名。當時英文中學部只辦至英中二，而升英中三的同學需往投考其他中學如聖類斯中學、華仁書院等，就讀華仁書院的四位轉校同學成績表現突出，故此獲得該校每年接納五位免入學試而由慈幼推薦的同學。另一優異學生的例子是一位轉讀聖類斯中學的英中三同學，在升班試中文科考試中獲得一百分成績，根據那位華籍神父中文科老師告訴慈幼學校林士立神父，該生作答內容充實，並且辭語解釋有如字典般，故此無從扣分。鄧老師後來從一次校友聚會中談及這事例纔得悉該出席同學是他的英中二中文科學生李國雄同學，從聖類斯中學畢業後，他以中文科優異入讀香港大學，入學時，他還感謝鄧老師，因為他的中文科基礎確實是由鄧老師教導的。鄧老師覺得慈幼學校有很多學生很突出，所以特別開心能教出這類學生。

鄧羽林先生
50年代老師



慈幼校友——鄭安然先生

寄宿生活回憶：懷著無限的感恩去緬懷十一年的「慈幼」生活。當年幼小的我，因**倆親**的工作環境及家境貧窮，無暇照顧和不能交付一般學校的費用，遂託僱主幫助申請**免費**入讀一所寄宿學校。1951年筲箕灣慈幼學校建成開學，我便由家人帶進學校，就讀寄宿生。自幼從未與父母分開過的，但當母親離開後，我便哭泣起來，像是孤苦無助似的。而一年之內，只有四次較長的假期，如春節、復活節、暑假及聖誕節才可回家與親人團聚；但寄宿生活，正好培養自己的自立能力！

團體式的寄宿生活讓同學間互相幫助、鼓勵，一齊起居飲食、行山、踢波；神父與修士們也與我們同郊遊、同爭波，如同一家人，確實非常開心。

因當時的香港社會極重視英文，而我的英文程度不佳，倆親為使我將來在社會上較易求職，故要我重讀兩年英文小學；到英中四時，因寄宿的自修時間不足，故英中四、五兩年轉為走讀生了。

校園趣事：學校有過百名宿生，校舍大細兩邊宿舍各有梳洗間一所，沖涼就有時限制，尤以冬天，當時還沒有熱水裝置系統，每人拿著面盆從修士手中取一鍋熱水，調和凍水洗身，如果來不及沖洗身上的肥皂泡或多用了熱水，要以凍水沖身，這時真是狼狽或難受了。

當時的校舍沒有聖堂及膳堂的，每日早上列隊走上球場邊慈幼修院二樓的聖堂望彌撒；早、午、晚膳及下午茶，則到其下面的膳堂進餐。

因愛踢足球關係，當時母校的操場是沙地的，而幾十位宿生一齊踢波，正是球影橫飛，要找自己所踢的球都幾考功力；除了應付對手外，還要避開其他隊伍的學生。這般環境下，吃「波餅」就難免了，一個不小心被截倒，除弄破衫褲外，少不免都有皮肉之苦；「四眼」的我，眼鏡片不知破了多少次呢！幸好，在五十年代的乙丙組校際足球賽事中，為母校爭勝多少個分組冠軍及總冠軍；記得在一場賽事中，在對方球員的粗魯行為下受傷了，雖不算得「為校捐軀」，卻弄致左手臂肘脫了節，度過幾星期極不方便的「獨臂」生活。於丙組時代，更曾代表港區聯校球隊與九龍聯校球隊，於外隊訪港與本港足球隊比賽前作表演賽，球技獲觀眾賞識；當晚賽事後，有幾位報館記者要求當時的監學（現今稱為校長）施彌德神父（2008年尾逝世），為我與母校另一代表「我的前鋒拍擋——陳文康」拍照，其中一張相片刊登上翌日的《星島日報》體育版，被譽為本港足球界未來的「五星上將」，當時的小子，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每逢期考後，修士在自修室內，公開宣讀每名學生的成績與操行（未知這樣是否觸犯個人私隱條例，但當時還未有呢！）；成績或操行差的學生，這時真希望有個地方讓他迴避，免面對大眾的目光；而成績優異的，自然獲得他人的讚賞！好成績的學生不該自滿，繼續努力，成績差的要立志圖強。

神長的影響：我最懷念的神長就是當時的院長余佩麒神父（2004年4月去世）。他切實的表現出鮑思高神父的慈父精神，除了年年四處找恩人捐款，清還建校的借款外，還悉心地關注學生的健康與品德。記得當我患上「白喉症」時，因三張床的病房已住滿學生，只有在大宿舍（約有七、八十張床）休息；當時病房是由監導（現今稱宗教主任）神父負責的，無知及好奇的我，悶悶的走到窗前向街下望望，其時余神父不知甚的來到，匆匆走過來說：「安然，你是否想提早去天主處？快快返回床上去」。原來患此病的人是不可以吹風的！

舊同學介紹

有時或許日間太過興奮，晚上睡不著，半夜朦朧中見一白衣，冬天則見黑衣者在宿舍內飄遊，偷看之下，原來是余神父每當各人(學生與修士)休息後，夜半巡宿舍，替學生蓋好被子，免得他們著涼！他對學生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

其時母校仍欠下建校經費，母校不時要舉辦抽獎、粵曲演唱等活動籌錢還債。每當有活動要發行獎券或戲票時，當學生們上宿舍休息時，余神父總是吩咐我到他的辦公室，在獎券或戲票存根的虛線蓋上校印，以防假冒。雖然這些工作要犧牲休息的時間，但我仍然樂意為他服務。

余神父在我中學畢業前兩年(1960)離開「慈幼」，調派到澳門，繼續籌集經費建校，開辦了聖保祿小學、創建粵華中學新校舍，及聖保祿中學，延續他的鮑聖使命——教育青少年。他對學生的愛心，給了我很深遠的影響，讓我畢業後不久，參加了母校的鮑思高同學會，其後加入中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為慈幼會中華區學校的學弟服務。

60年校舍的轉變：小學的校舍像半彎明月坐落柴灣道上，校舍與操場之間有幾十平方米空間，大小宿舍在兩邊的頂層。寄宿生活的後期，晚課前的小息時間，每每被突然的重大聲響所吸引，跑到校舍左邊，看看正在趕工擴建的新中學校舍地盆的施工情況。中學的後期就是在新校舍中度過。

新中學校舍向柴灣道方向的天台，可望見近山邊的新校舍天台，發覺支柱頂部不是與地台平整，而是凸出幾英尺高的柱位，曾問過當時的院長馬耀漢神父(2009年尾過身)，他說是預留作日後擴建樓層及禮堂的。其後母校選擇於中學校舍向筲箕灣方向靠山的地方，擴建雨天操場及課室。為加強教育的質與量及使校舍的設施更完善，母校在2004年底，於中學禮堂入口處，加建四層校舍，作為特別室及教員室。

社會生活與人生：寄宿生活培養出個人自立、與人合作、互相互勵、融和溝通之精神。而我則更受余神父的感染，處處以愛為先，因各品德由愛心引發出來的。鮑思高神父謂每位入讀慈幼會學校的學生，皆為聖母瑪利亞所引導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或許覺得這是偶然吧。無論如何，畢竟入過「慈幼」，都是一個緣份吧！

美國一位總統說過：「你們不要問國家給你們什麼，而是你們能為國家貢獻什麼！」讓我們有空時，試試靜靜地回想在校的時光，就會發現學校給了自己什麼！做人要有「知恩之心」，對人對事由「愛心」出發，樂意助人，為自己的目標理想盡力而為，即使不成功，也問心無愧了。

鄭安然先生 1962

後記：鄭安然先生是前舊同學會會長。



慈幼校友——曾蔭權先生

1949年入讀慈幼學校一年級

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特首難忘慈幼生活 為慈幼仔而驕傲

身負重任，管治香港的特首曾蔭權先生，原來也是「慈幼仔」。在十二月的一個下午，我們一行九人，包括校監馮定華神父、中學部杜玉燕校長、小學部潘樹康校長、梁炳棋副校長、中學部的劉震聲同學、葉鈞頌同學、甄浩賢同學、小學部蔡祖彝同學及許梓華同學，到禮賓府拜訪曾特首。

在短短的半小時，曾特首與我們分享了他於慈幼就讀的往事，又講述了宗教生活對他的影響，最後更寄語同學要努力學習，為慈幼爭光。

曾特首的慈幼生活

曾特首於1949年入讀慈幼學校一年級，直至二年級的上學期。雖然曾特首在慈幼讀書的時間只有一年半，但他對於慈幼仍然記憶猶新。

他憶述，雖然是一年級，但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很大，由四歲到十多歲都有，因為當時戰爭剛剛結束，不少孩子都回校上課。

由於他父親任職警察，所以他在東大街的警察宿舍居住。他還記得每早從東大街走到香島道，回到慈幼上課。慈幼校園很大，有花園，有很多設施，當時覺得慈幼很可愛。及後他舉家搬遷到荷李活道，是新的警察宿舍，由於與慈幼的距離較遠，所以被逼轉校。

神長老師的善良仁慈，用心教學亦給他印象難忘。神父會探訪區內的艇戶，安排貧困的小孩免費入學，彰顯創立慈幼會鮑思高神父的愛己愛人的精神。

特首尤其記得一位陳姓老師教他寫毛筆字。「那位老師很細心，走到每位同學身後教你寫字。不過那位老師是抽煙的，身上總有一陣煙味。當時，每位學生都很想那位老師教寫字，但是又很害怕那股煙味，對他又愛又恨。」

特首更指早前曾與同為慈幼仔的鄭家富議員，懷緬過去，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憶起了那位陳老師。兩人都清楚記得陳老師的用心教學及那陣煙味呢！

談及生活趣事，特首特別記得有一次，一群同學坐貨車到香港仔工業學校參與聖誕表演。由於當年交通沒有現在發達，大家要經歷個多小時顛簸車程，對當時的曾特首而言，這是相當難忘的「出門」經驗呢！

舊同學介紹

曾特首的宗教生活

談及宗教生活，他指宗教對他很重要，現在他經常祈禱，每天都參與彌撒，期望能從天主處學到謙遜、勇毅、智慧和關愛精神。

「對我來說，宗教很重要。初次認識天主，是在慈幼。」

那時候，曾特首很喜歡與神父在一起。神父當時會教導同學念經祈禱，特首也在當時學到了天主經及聖母經。神父亦會致送聖牌、聖相予同學們，也會講故事，更會時時鼓勵同學。縱然未學到深奧的教義，不過透過潛移默化，他也學到了友愛的精神，可見天主教對他的影響深遠。

直至今時今日，特首在施政上亦會從仁愛出發，關心市民的需要。即使政策可能未夠完善，但所有的建議都是為市民設想，他希望能從中實踐天主愛人的精神。

後記

訪問完結前，校監馮定華神父致送了一尊佘山聖母像予曾特首，「在慈幼會，聖母是我們的導師。祝願特首能藉聖母的代禱，得到力量和智慧。」馮神父親切地說。

訪問期間，我們都感受到特首對慈幼的深刻印象，包括神長、老師對同學們的照顧，和同學之間的友愛相處。剛巧數天後，適逢蔡祖彝同學的生日，曾特首更即席為蔡同學題字，送上生日的祝福。

最後，曾特首表示為慈幼而驕傲，因為崇高的辦學理念，慈幼仔人才輩出，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他更勉勵同學要珍惜慈幼的悠久歷史、深厚傳統和充滿愛心的教職員，要大家努力學習。



2002年退休慈幼老師——吳文業老師

今年是慈幼學校建校六十周年，我亦退休八年多，在這退休時期，很多舊學生聚會，都有邀請參與，甚至去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使我甚為感動。

期內，我亦常在街上遇見許多舊學生，大家說說工作情況，學校及在校老師近況等。其中有一次，一位舊學生說他在校時常被我責罵上課不留心聽，更說他被我用粉筆擲（忘記了），我說擲中嗎？擲不中！後他更被叫拾回地上的粉筆及去校務處拿粉筆，如今他在政府某金融機構工作，分別時他誠懇的說老師珍重，使我感觸良多。

老師的責罵為學生要好的話，他們是感激和接受的。

回顧在慈幼三十六年的教育工作，很多學生學業優異，亦有平庸。學校著重的是德育及感恩之心的培育，所以很多在社會上有成就的慈幼舊生，均惦念學校、神長和老師，常想著回饋母校。

藉著建校六十周年慶典，本人祝願學校作育更多英才，老師更諄諄善誘教育學生，達致「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目標。



退休慈幼老師——關振球老師

在60周年晚宴的席間，有一位舊同學走到我的面前，一邊告訴我他的二胡技術還未退化，一邊拿出手機展示他的演奏雄姿，令我十分雀躍！我的學生從學習中找到了生活的趣味，雖然不是演奏家，但也算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了。

不一會，又有一位舊同學走過來，告訴我大學畢業了，在大學期間修讀了地理科，也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地理教師，中五是理科班，是他對地理有濃厚的興趣所以選擇了地理科。從興趣中找到了終生事業，也可說是從心所願吧！

將要曲終人散之時，往洗手間走去的時候，又有一位舊同學，打扮入時，蓄了鬍鬚，開口對我說：「關sir，記得我嗎？你曾記了我兩個大過，呵呵呵……」他還召集了一群同學，和我在簽名板旁拍了照。可惜，不愉快的事忘記得快，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我在慈幼三十多年，從指導同學學習而累積了人生的真諦及和同工們一齊向既定的目標邁進，實是一樁賞心樂事，回顧過去數十年，有叫人興奮的時光，也有令人失落的時候。學校確立了要以學生為本的教育，自忖有時候未必能時時做到，人性出現了的時候，和學生們也許有些磨擦，也許令他們心中不忿，減弱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還好，愛的教育從沒有



退休教師感言

在學校內減緩過，基督精神充滿了校園，學生在大團體的氣氛浸淫底下，很快又孜孜不倦地學習了。我仍憶記著那些未能息懷的同學，他們現在能否放下成見，為自己的將來和社會帶來好處。早禱的時候，大家可曾記得「……求你寬恕我們的罪惡，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今天，我在電視和傳媒看到了有成就的同學對社會的貢獻，除了真心祝禱他們繼續努力之外，我仍期望目前少有看見的同學，或者是生活未算如意的同學，能為自己將來和社會未來多作出貢獻：修身立己，服務他人。為了慈幼，盡己所能。

慈幼校友——黃勤輝

我在慈幼的日子

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入讀慈幼學校，當時全校人數不多，只有二百多人，而神父亦只有二十多人，尚記得在首任校長陶宛顏普恆神父的領導下，各位神長和老師在上課時對學生都非常嚴謹，要求極高，但在小息和下課時，神父和修士們總喜歡和學生們在球場上踢球和嬉戲，好不熱鬧，好不開心，氣氛融洽，這風氣一直維持很久，後來繼任院長余佩麒神父把校舍擴展，更全面擴充中英文中學，當時學生學業成績已經很不錯，在區內已很有名氣，而運動方面，特別是足球與游泳，在香港校際比賽中已取得不少獎項，成為當時體育界的翹楚份子，而我受慈幼的教育薰陶了十二載，並能在那年代在運動界為本校增添一點光榮。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機會下回到母校擔任體育老師，當時的院長沈基昌神父非常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於是開辦了預科班，同時會考成績亦非常優異，不過在體育方面，小一至中三才有每週一節的體育課，當時基於教會教規所限，學生只可穿校服上體育課，並沒有體育服裝，我覺得很不對勁，幾經艱苦，費了不少唇舌，向院長請求，說出體育課的基本需要，於是由中一至中五開始有兩節體育課，同時學生上課時亦可穿體育服裝，這可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在慈幼的卅載任教生涯中，當中不乏很多教學的樂趣，但亦有不少挫折和煩惱，但當看見自己訓練的學生在比賽場上取得優異成績時，那種喜悅實是難以筆墨所能形容，而在他們優異成績的背後，相對地做老師的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每星期六天以及課餘時間都要帶領他們到校外的場地作不同的項目訓練，有時候連星期日亦要帶隊到球場作校際足球比賽，待比賽完畢，我才可以拖著疲累的身軀和我的妻兒歡度半天的家庭日，儘管犧牲很多私人時間，但當見到學生的成績日益進步，換來的效果是值得的。

另一個值得我欣慰的就是在校內有幸能遇到一班很要好的同事，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凡事互相提點，使我獲益良多，我雖已移民十五載，但最近返香港一遊，亦能得到仍在職的或已退休的舊同事與我共敘，言談甚歡，盡訴近日情，而當晚更有數位舊學生出席，席間大家暢談當年往事，大家都盡情抒發當年內心的想法，其中樂趣，當然就只有我們才領悟得到了。

每當在報章或電視看見有商界名人，警界高官，以及各行各業的知名人士都是我當年的「慈幼仔」時，那又給了我另一種喜悅，而這喜悅往往掀起了我對慈幼的種種情懷，從而讓自己又不期然地緬懷一番。



1.杜玉燕校長 2.嚴卓倫 3.黎永明 4.謝達富 5.周仲賢 6.溫伯強 7.林俊年 8.梁偉才
9.Blair Webster 10.莫琛琪 11.陳力行 12.陳如順 13.鄭國建 14.黎國榮 15.馮定華神父
16.李凱欣 17.孫素韻 18.鍾景文 19.黃釗明 20.梁北昌 21.程永健 22.劉雅慧 23.陳榮霖

老師童年照

